

靖獻遺言

一至四

9
2528
1



元治甲子補刻

靖獻遺言全三冊

京師

三書堂



靖獻遺言目錄

離騷懷沙賦

屈平

出師表

諸葛亮

讀史述夷齊章

陶潛

移蔡帖

顏真卿

衣帶中贊

文天祥

初到建寧賦詩

謝枋得

燕歌行

劉因

絕命辭

方孝孺



天正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磯貝靜昇

右共八卷

靖獻遺言卷之一

離騷懷沙賦

言懷沙以自沈也

楚屈平

平字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
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平序其
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懷王圖
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
侯謀行職脩懷王甚珍之同列上官大夫
妬害其能因譖毀之懷王疏平平被讒憂

心煩亂不知所想乃作離騷上述唐虞三
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
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使張儀譎詐懷
王令絕齊交楚大困後儀復來楚又厚幣
用事臣靳尚而設詭辨於懷王之寵姬鄭
袖懷王竟復釋去張儀時平既疏不復在
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儀懷王
追儀不及秦又誘懷王與俱會武關平又
諫懷王勿行不聽而往遂爲所脅與之俱

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而子襄王立復
用讒言遷平於江南平復作九歌天問九

章

懷沙則其一也

遠遊卜居漁父等篇冀伸已志

以悟君心而終不見省不忍見其宗國將
遂危亡遂赴汨羅之淵懷石自沈而死傳
曰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
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
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
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

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
蟬蛻於濁穢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
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也雖與
日月爭光可也朱子曰原之爲人其志行
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
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
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
然皆生於縉綬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雖
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

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
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
婦杖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
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
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
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
視之也

浩浩沅湘分流汨兮脩路幽蔽道遠忽兮曾傷
爰哀永歎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

懷質抱情獨無匹多今伯樂既沒驥馬程多今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多今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多今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多今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多今

漁父辭曰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泥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

醉何不鋪其糟而歠其醢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朱子又叙反離騷曰反離騷者漢給事黃

門郎句 新春諸吏中散大夫楊雄之所作也雄少好詞賦慕司馬相如所作以爲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崑山投諸江流以弔原云如雄好學博覽恬於勢利仕漢三世不徙官然王莽爲安漢公時雄作法言已稱其美比於

伊尹周公及莽篡漢竊帝號雄遂臣之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又放相如封禪文獻

劇秦美新以媚莽意得校書天祿閣上會

劉尋

按漢書尋當作茶

等以作符命爲莽所誅辭

連及雄使者來欲收之雄恐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先是雄作解嘲有爰清爰靜遊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之語至是京師爲之語曰爰清靜作符命唯寂寞自投閣雄因病免既復召爲大夫竟死莽朝其

出處大致本末如此，豈其所謂龍蛇者耶？然則雄固爲屈原之罪人，而此文乃離騷之譏賊矣，他尚何說哉？

司馬光曰：王莽慕龔勝之名，沐以尊爵厚祿，劫以淫威重勢，而必致之勝，不勝逼迫，絕食而死。漢龔勝以名節直言著，會哀帝崩，王莽秉政，乞骸骨歸老鄉里。及莽既篡國，遣使者即拜勝爲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後莽復遣使者迎勝，使者與郡太守官屬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詞，使者欲令勝起迎，勝稱病篤，使者人謂勝曰：「聖朝待君爲政，勝對曰：「命在朝夕。」上道必死，無益萬分。使者至，以印綬就加勝身。

勝輒推不受，使者爲勝子及門人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第七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門人等白：「使者語勝曰：『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誰當以身事之？姓下見故主，故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七十九矣。班固以薰膏之語譏焉。漢書龔勝傳末云：「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庠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未聞有爲辨之者，也可不大哀歎昔者紂爲不道，毒痛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窮而征之，而伯夷叔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

仲尼猶稱之曰仁以爲不殞其節而已況
於王莽憑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衰絕飾
詐僞而盜之又欲誣污清士以其臭腐之
爵祿甘言諛禮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
可以義讓則志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
哉或者謂其不能黜芳棄明保其天年然
則虎豹之鞶何以異於犬羊之鞶庸人之
行孰不如此又責其不說辭曲對若薛方
然漢末清名之士齊有薛方及莽篡國以
安車迎方方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

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
山之節也使若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
則將未免於諂豈曰能賢故勝遭遇無道

及此窮矣失節之徒

指事固也漢竇憲以
外戚專權後遂謀逆

和帝誅之固以爲
憲客亦死獄中

排毀忠正以遂己非不

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
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哉
朱子曰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
其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其
心不顧利害生死不變其節自是可保未

說公卿大臣且如當時郡守懲治宦官之親黨雖前者既為所治而來者復蹈其迹誅誅竄戮項背相望略無所創今士大夫顧惜畏懼何望其如此平居暇日琢磨淬厲緩急之際尚不免於退縮況游談聚議習為軟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伏節死義乎大抵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殊可鄙厭

又曰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

順帝崩太子幼

梁太后臨朝太后兄大將軍梁冀用事城廂時有日食地震之變淑對策譏刺貴戚為冀所忌遂棄官歸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范曄曰及董卓當朝爽及鄭玄申屠蟠俱以處士召歸如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爽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竊商其情以爲濡跡以匡時乎不然則何為及及其孫或則遂為違貞吉而履虎尾焉

唐衡之塔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矣

爽或

兄混之子也混畏憚宦官乃為中常侍唐衡女後為曹操謀主而死中常侍者官名朱子又於答允延之及潘叔昌書詳斷或失身之本末矣蓋剛大

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

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非而真以爲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

黃幹曰陳太丘送張讓

名

父之喪人以

爲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爲太丘道廣嘗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

爲歟士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爲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爲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真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

右因類附錄于後後皆倣此

靖獻遺言卷之二 終

靖獻遺言卷之二

出師表

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

亮字孔明，瑯琊人，寓居襄陽隆中，躬耕隴畝。時漢室衰亂，四海分裂，姦賊相爭，涿郡劉備者，景帝子中山靖主之後也，自以王室之胄，由微賤起兵，以圖興復，是爲昭烈皇帝。後卽位，崩之諡。在荊州未得志，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以亮答徐庶，亦謂昭烈曰：諸葛

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昭烈曰君
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
軍宜枉駕顧之昭烈由是詣亮凡三往乃
見昭烈因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
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計將安出亮爲
畫策而曰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
海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
誠如是則漢室可興矣昭烈善之亮自是
從昭烈履險竭力以相之約吳破曹遂定

荆蜀以爲興復之基矣旣而曹丕廢獻帝
篡位僭號是爲蜀中傳言帝已遇害於是

昭烈發喪制服遂自漢中主卽皇帝位改
元以亮爲丞相委國事繼昭烈討吳還于
永安病篤乃命亮輔太子禪謂亮曰君必
能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
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
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昭烈又詔勅禪曰勿
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

德可以服人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遂
崩亮既受遺詔奉喪還成都禪卽位是稱
後帝時年十七封亮爲武鄉侯政事咸取
決焉亮乃約官職修法制發教羣下以求
直言其教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蹄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于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動見敗誨幼宰每言則盡偉度數有諫正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

也州平崔烈之子傳度亮主薄胡濟也以必攘除姦凶興復

漢室爲己任既討雍闓等定南中建興五年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臨發上表云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

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
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
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
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
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
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
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
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
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

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
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
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
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
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
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
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
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
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
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託付不效
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
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
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
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
忠言則攸之禪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
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

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
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
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言

後出師表

亮已上前表率大軍伐魏戎陳整齊號令
明肅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舉郡應亮關
中響震魏使將軍張郃拒之亮使參軍馬
謖督諸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敗
績亮還漢中謂羣下曰今欲明罰思過按

變通之道於將來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改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矣於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建興六年冬復欲出兵伐魏羣臣多以爲疑亮又上表言于帝如此遂引兵出散關自是後屢出伐魏拔郡斬將數矣魏將司馬懿憚亮威名登山掘營不肯戰亮於是息民休士三年復悉大衆而出進據

武功五丈原與懿對陣於渭水之南亮以前者數出皆糧運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戰至遺以巾幘婦人之服懿終畏不敢出尋亮病篤乃處分後事從容精整終卒于軍年五十四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餘物云初亮自表後帝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

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在外任無別調度
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
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
負陛下至是訖如其言朱子曰孔明擇婦
正得醜女奉身調
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
已得于天資矣然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
明威靈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焉亮諸事精鍊
所至營壘井甃藩籬障塞皆應繩墨嘗推
演兵法作八陣圖及其已卒楊儀等整軍
而還懿不敢偪案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

才也其治國也撫百姓示儀軌開誠心布
公道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
取刑不可以貴勢免廖立李平皆有罪嘗
爲亮廢及聞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爲左社
矣平亦爲之發病死亮子瞻嗣爵至鄧艾
破蜀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瞻怒
斬艾使遂戰臨陣死瞻子尚歎曰父子荷
國重恩用生何爲亦策馬赴敵軍而死
已至成都帝遣使奉璽綬詣艾降皇子北
地主謀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

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譔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張張氏曰漢相傳四百餘年而曹氏篡漢諸葛武侯當此時間關百爲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嗟呼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

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亡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臥昭烈以帝室之貴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

人者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爲近圖其用
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爲悉本
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
可及至讀其將沒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
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人
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
者其所謂弘且毅者與孟子曰富貴不能
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
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朱子曰君子

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是理也三代以降惟
董子嘗言之而諸葛武侯言於其君有曰
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
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
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非欲獨善其身以
求知於人但天理當然亦曰循之而已矣
此三言者所指雖殊要皆行法俟命之意
此外則寂寥而無聞矣

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

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

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漳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

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在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閣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賓叟青鳧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一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

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靖獻遺言卷之二 終

靖獻遺言卷之二

讀史述夷齊章

自注曰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

晉處士陶潛

潛字淵明

一字元亮○按張縵引年譜云

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元亮之字則未嘗易此言得之矣未詳

潯陽柴桑人晉太司馬侃

之曾孫少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以

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

解歸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

屢空晏如也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

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
餒有日矣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後爲
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
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
之官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
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
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八十
餘日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白當束帶
見之潛歎曰吾安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

里小兒耶卽口解印綬去作歸去來詞以
見志後以劉裕將移晉祚恥事二姓遂不
復仕所作詩辭類多悼國傷時感諷之語
云裕已篡位國號宋文帝時特徵不至卒

謚靖節徵士

裕篡國後潛所著文詞少用
年號皆以甲子紀年焉韓子

蒼曰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
此亦豈足論淵明哉按義熙安帝年號其
末年裕弑帝尋又廢
恭帝奪位遂弑之
識者謂陶潛讀史述

蓋有感而作至今猶見其人云

二子讓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

高歌慨想黃虞

史記曰夷齊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

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金履祥曰是歌辭然而氣弱絕與孔孟所言夷齊氣象不同

貞風凌俗爰感懦夫

歸去來辭曰歸去來兮出園將蕪胡不歸

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童僕歡迎稚子侯門三徑就

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

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能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朱子曰張子房五世祖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爲韓報讎雖博浪之謀不

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據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衆歎息不知其心曾面自爲如何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

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太
 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
 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
 者如其不然則紀遠唐林之節非小苦漢
成帝特清名之士瑯琊有紀遠沛王維儲
郡有唐林後皆仕王莽歷公卿位
 光義之詩非不脩然清遠也唐開元中士
給事中祿山陷京師維為所擒吞炭伴瘡
祿山愛其才供舊職拘於普寧寺儲光義
天寶末為監察御史亦任祿
山偽官賊平並左遷貶死然一失身於
 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

得以傳世者適足為後人嗤笑之資耳
 韓愈伯夷頌曰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
 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
 自知名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
 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
 天下一人而已矣至若舉世非之力行而
 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
 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
 不足為明崑崙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

不足爲客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人也，率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者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

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朱子又記漳州高登祠曰：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夫子學子之於二子，其

論之詳矣。雖或以爲聖之清，或以爲聖之
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
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爲
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
焉。何哉。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
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
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然則二子
之功誠不爲小而孟子之意其亦可知也。
已臨漳有東溪先生高公者。名登。字彥先。

靖康間遊大學與陳公少陽伏闕拜疏以

誅^ニ六賊^ヲ留^ラ種^ヲ李^ニ爲^ラ請^ヲ

宋徽宗時蔡京等蠱君誤國而用事者多

誅六賊留種李爲請
 宋徽宗時蔡京等蠱
 受其薦引莫肯爲上明言之大學生陳東
 字少陽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
 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
 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
 怨于二虜剗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
 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
 以謝天下及金人侵宋圍汴京欽宗以李
 綱爲留守綱親督戰力禦之金人乃來議
 和李邦彥等力勸從金議綱極諫不用金
 幣割地等事一依金人言特種師道帥師
 入援請扼金人而戢諸河又不從及姚平
 仲劫金寨金令使來責用兵違誓之故邦
 彥言用兵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因罷綱
 以謝金人於是東等又與千餘人上書言

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彥等疾如仇讎因緣沮敗綱罷命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爲虜擒矣罷綱非特隨邦彥等計中又隨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闕外付種師道宗也存亡在此舉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搗壞登聞鼓喧呼動地欽宗乃又以綱爲京城防禦使以東爲士學錄東力辭以歸○高宗卽位東自丹陽召至會綱又爲黃潛善汪伯彥所嫉罷東又上書乞留綱而罷潛善伯彥不報時撫州布衣歐陽澈亦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高宗遂用潛善言令殺東及澈府尹遣吏召東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于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卽不敢言已言肯逃死

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遂與澈同斬于市東初未識綱特以國家故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用事者欲兵之不

爲動也紹興初召至政事堂又與宰相秦檜論不合去爲靜江府古縣令有異政帥守希檜意摺其過以屬吏會帥亦以讒死獄中乃得釋被檄試進士潮州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閩浙水沴之所繇而遂投檄以歸檜聞大怒奪官徙容州公學博行高議論慷慨口講指畫終日滾滾無

非忠臣孝子之言捨生取義之意聞者凜然魄動神竦其在古縣學者已爭歸之至是其徒又益盛屬疾自作埋銘召所與遊及諸生訣別正坐拱手奮髯張目而逝嗚呼是亦可謂一世之人豪矣雖其所學所行未盡合於孔子然其志行之卓然亦足以爲賢者之清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有廉頑立懦之操則其有功於世教豈可與夫隱忍回互以濟其私而自託於孔子

之中行者同日而語哉

靖獻遺言卷之三終

靖獻遺言卷之四

移蔡帖

唐太子太師顏真卿

真卿字清臣玄宗朝爲平原太守初知安祿山將反因霖雨脩城濠儲倉廩祿山旣反牒真卿將兵防河津真卿遣使問道奏之玄宗始聞河北郡縣皆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奏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又使

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及召募勇士諭以舉兵討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齊先陷東京時死節臣李愷盧奕蔣清三人之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真卿執使斬以徇取三首結芻績體棺斂葬之爲位祭哭由是諸郡多殺賊相應共推真卿爲盟主時真卿從兄常山太守杲卿亦方起兵討賊會真卿自平原遣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杲卿乃

以謀擒斬賊將等遂散井陘之敵解饒陽之圍於是河北響應凡十七郡同日皆歸朝廷祿山方欲攻潼關聞之不能進而還時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賊將史思明等卒引兵至城下杲卿晝夜拒戰鄰郡守將擁兵不救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杲卿送祿山祿山數之曰我奏汝爲官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二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

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
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爲國討賊恨不斬
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太
怒縛而舁之比死罵不絕口賊鈞斷其舌
顏氏死者三十餘人繼眞卿又破賊拔郡
軍聲大振平盧軍將劉客奴等遣使與眞
卿相聞請自効眞卿惟一子才十餘歲使
諭海詣客奴爲質軍中固請留之不從尋
潼關失守玄宗出奔蜀而賊遂陷長安矣

於是太子亨卽位于靈武是爲肅宗眞卿
自河北以蠟丸達表於靈武肅宗加官眞
卿并致赦書眞卿卽頒下諸軍又遣人頒
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徇國之心益堅未
幾廣平王俶郭子儀等收復兩京

大寶之
末外阻

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誓不
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綴旒而能
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畧平遭讒諸
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芥自嫌忠
誠精確履險冒難始終如一天下以其身
爲安危者殆三十年歐陽脩曰雖唐命在
承亦由子儀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
哉朱子曰易傳及諸葛亮及郭汾陽
而李

光弼又屢敗思明等賊勢大沮而唐朝再興焉真卿復朝爲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繩治如平日百官肅然宰相厭其言出之尋召爲刑部侍郎時李輔國方藉勢貳間兩宮而玄宗遂遷西內真卿首帥百寮上表請問玄宗起居輔國惡之又奏貶之代宗自陝還也真卿時爲尚書右丞請先謁陵廟而卽宮宰相元載以爲迂真卿怒曰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啣

之載時專權多引私黨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給詩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真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下情不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於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況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銷口結舌

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
林甫復起於今日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
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復誣貶之至
德宗朝楊炎當國時真卿還在朝亦以直
不容及盧杞爲相益惡真卿欲復出之會
李希烈反陷汝州德宗問計於杞杞曰誠
得儒雅重臣爲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
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
所信服真其人也真卿時爲太子太師乃

詔遣真卿宣慰希烈舉朝聞之失色真卿
乘驛至東都留主止之曰往必不免宜少
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
既至欲宣詔旨希烈使兵環繞慢罵拔刃
擬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乃麾衆令退就真
卿館逼使上疏雪己真卿不從真卿每與
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恤諸孤訖無它語
希烈欲遣真卿還會降將李元平在座真
卿責之

本傳云希烈使元平說真卿真卿
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

無兵戮汝
尚說我邪

元平慙密言希烈留真卿不還
時朱滔等四人僭王號各遣使詣希烈勸
進希烈示之真卿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
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公不自保功
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
同覆滅邪他日四使同坐謂真卿曰都
統即希烈官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
相賜都統也真卿叱曰汝等知有罵安祿
山而死者顏泉卿乎乃吾兄也吾年且八

十官太師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脇
乎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
方丈坎於庭云將阼之真卿怡然曰死生
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
心事邪希烈乃謝荆南節度使張伯儀與
希烈兵戰敗亡其所持旌節希烈使人以
旌節及首級示真卿真卿號慟投地絕而
復蘇自是不復言會希烈黨周曾等謀襲
希烈奉真卿爲帥事洩曾死希烈乃拘送

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作遺表墓誌祭文

三丈顏集不載

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

烈謀稱帝遣使問儀真卿曰老夫嘗為禮

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僭號

遣其將辛景臻謂之曰不能屈節當自焚

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

之久之希烈卒遣人殺真卿終死焉年七

十六

按真卿之死本傳不書歲月綱目為德宗興元元年甲子八月今此帖以

自汝移蔡為貞元元年正月據綱目則真卿死之明年乙丑歲也周曾事綱目為建

中四年癸亥三月而不載移真卿于蔡事或恐移蔡本由曾事而其移則實明年甲子正月也然則此帖貞元當作興元傳寫之誤也姑書所疑云真卿大節

功業已偉然而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

言直道不萌於心嘗封魯郡公天下不以

姓名稱而獨曰魯公云宋祁曰當祿山反

哮噬無前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

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偃蹇為姦臣所擠

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

詳觀其行事當時亦不能盡信於君及臨

大節蹈之無貳色何耶彼忠臣誼士寧以
未見信望于人要返諸己得其正而後慊
於中而行之也嗚呼雖于五百歲其英烈
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林之奇曰
燕伐齊七十餘城皆為燕有初未聞忠臣
義士有發憤之氣也及王蠋死節義不北
面於燕然後齊士靡然從之七十餘城復
為齊有

燕將樂毅破齊聞畫邑人王蠋賢
令軍中環畫邑無人使人謂蠋曰
齊人多高子義吾以子為將封萬家蠋固
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軍屠畫邑蠋曰思

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士不聽吾
諫故退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
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
而無義固不如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
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十蠋布衣也
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
求王子立之是為襄王遂復齊○朱子曰
程沙隨深識王蠋忠臣不事兩君之言竊
疑其失將歟萬世不忠之弊夫出疆載質
乃士之不得已曾謂以是為常耶楚漢之
間陳平猶得多心之誦況平世乎

蓋天下之人豈無忠義
之心苟其艱難之際有一為倡則聞風之
人孰不從之祿山煽亂河北二十四郡莫
不失守及真卿首倡忠義而諸郡由是多

應然則唐室中興雖郭子儀李光弼之功
而其實則真卿爲之倡也

貞元元年正月五日真卿自汝移蔡天也天之
昭明其可誣乎有唐之德則不朽耳十九日晝
祿山既反譙郡太守降之逼真源令張巡
使迎賊巡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
討賊至雍丘拒賊將令孤潮力戰却之潮
復引兵數萬奄至城下巡乃開門突出身
先士卒直衝賊陣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

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潮與巡有舊於
城下相勞苦如平日潮因說巡曰天下事
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巡曰足下
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
慚而退圍守久之朝廷聲問不通潮又以
書招巡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
上存亡莫知不如降也巡陽許諾明日堂
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
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巡

使其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
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
使謀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
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曰君
未識人倫焉知天道賊苦攻數月兵常數
萬而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終不下賊將
襲寧陵以斷巡後巡遂守寧陵以待之始
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賊亦至巡遠
與戰大破走之賊將尹子奇又益兵來攻

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擒將殺卒甚衆於
是遠謂巡曰公智勇兼濟遠爲公守公爲
遠戰遠位本在巡上至是授之柄而處其
下無所疑忌居中調軍糧修戰具而戰鬪
籌畫一出于巡巡所獲車馬牛羊悉分軍
士秋毫無入其家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
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酌
勛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
牛饗士盡軍復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敵

鋒而賊攻彌銳城中食盡襍米以茶紙樹皮爲食士卒消耗飢疲皆不堪鬪乃更修守具禦之賊盡攻擊之術而巡隨方拒破所爲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於城外穿壕立柵以守巡亦於其內作壕以拒之時在近諸將觀望莫肯救賀蘭進明在臨淮巡令其將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進明嫉巡遠聲績出已上不肯出兵且愛霽雲勇壯強留之具食作樂延之坐霽雲

枕慨語曰昨出睢陽時士不粒食月餘日

霽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太

夫坐擁彊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

義士之所爲乎因拔所佩刀斷一指通鑑作齧

落血淋漓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

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爲信一坐大驚皆

爲感激泣下霽雲知進明終無出師意卽

馳去又冒圍入城賊圍益急或議棄城走

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則

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救巡士多餓死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哀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置令食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至煮鎧弩以食城中知必死而莫有畔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被執子

奇問曰聞君每督戰大呼輒皆裂衣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怒以刀扶視之齒所餘纔三四巡罵曰我爲君父死爾附賊乃大姦也安得久子奇服其節將釋之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遠及萬春等皆死之巡年四十九且死起旋其衆

同斬者見之或起或泣巡曰安之死乃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焉初號王巨引兵東走也巡有姊嫁陸氏遮巨勸勿行巨不納賜百縑弗受爲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死之巡長七尺餘鬚髯如神氣志高邁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叵知也出爲清河令治績最而負節義或以困阨歸者傾貲振護無吝秩滿還都時楊國忠方專國權

勢可炙或勸一見且顯用巡答曰是乃爲國怪祥朝宦不可爲也更調真源令土多豪猾太吏華南金樹威恣肆巡下車以法誅之餘黨莫不改行爲政簡約民甚宜之其守睢陽也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廝養必整衣見之以故下爭致死力能以少擊衆未嘗敗也議者皆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睢陽自

是祠享巡遠號為雙廟云

文天祥題雙廟詞曰為子死孝

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雅陽愛君許遠留得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剛嗟哉人生翕歛一亡一好烈烈轟轟轟作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虜受人唾罵安得流芳古廟幽沈音容儼雅楷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子細思量○按此詞文山集不載

靖獻遺言卷之四終

